



贵州作家

第十七辑

王蒙题



相恋在别处

方明贵

当大事

肖江虹

长顺风物

张彪

村庄书

哑木

希望与现实：在天上种玉米

赵洁

贵州文学院第二届签约作家笔会在毕节召开



与会人员合影

2010年8月20——21日，贵州文学院第二届签约作家笔会在毕节召开。在简短的开幕式之后，笔会在毕节地区文联党组书记、主席罗建明的主持下，省作协副主席、贵州文学院常务副院长苑坪玉按照贵州省文联文件精神，组织大家学习了《李长春同志在参观吴冠中纪念展时发表的重要讲话》，并组织大家联系自身的创作情况进行深入地讨论。毕节地委委员、统战部长吴维方，毕节地区行署副秘书长、书法家黄采军，省文联副主席、毕节地区文联副主席禄琴，毕节地区文联副主席姜咏梅，著名作家王华，来自全省各地的签约作家及活跃在贵州文坛的青年作家43人参与了学习和讨论。

除了学习文件精神 and 改稿之外，会上，签约作家们对照自己签约时的创作计划和完成创作计划的状况做了梳理，对签约以来所取得的成绩进行了总结：胡巧玲获冰心儿童文学奖，王华、完班代摆、孟学祥分别获得少数民族文学骏马奖，刘照进、王华获贵州省文艺奖二、三等奖，王华的《旗》

《在天上种玉米》在《人民文学》上发表并被《小说选刊》等多家刊物转载，肖江虹的《百鸟朝凤》等作品在《当代》上发表并被《小说选刊》《小说月报》《新华文摘》转载，肖勤的《暖》等作品在《十月》上发表并被《小说选刊》《新华文摘》转载，赵朝龙、肖勤、孟学祥、徐必常的作品被列入中国作家协会重点扶持作品，一些作家、诗人的作品被选入年度文学选本。据不完全统计，一年半

作家们在奢香博物馆合影





毕节地委委员、统战部长吴维方（左4），毕节地区文联党组书记、主席罗建明（左3），省作协副主席、贵州文学院常务副院长苑坪玉（左5），毕节地区行署副秘书长、书法家黄采军（左6），省文联副主席、毕节地区文联副主席禄琴（左2）毕节地区文联副主席姜咏梅（左1）在笔会开幕式上

来，文学院签约作家在《人民文学》《当代》《十月》《诗刊》《中国作家》《民族文学》《收获》《文艺报》《山花》等全国各类文学报刊上发表作品2000余篇（首），先后推荐5名签约作家到鲁迅文学院深造，一些作家的著作相继出版发行，一些作家的著作正在准备出版发行，在国内各大文学赛事中签约作家们展示了超凡的实力。会上，签约作家们对省委宣传部重点项目《贵州辛亥革命人物故事丛书》的创作表现出了极大的热情，纷纷填报创作意愿，填报意愿工作空前活跃。第二届签约还有半年时间，作家们纷纷调整了创作计划，对签约后期工作加快了进度。作家们还对照当前全国文学创作态势，找差距，找原因，冷静分析了贵州作家作品存在的一些问题，对普遍存在的浮躁情绪进行了反思。作家们充分肯定了文学院签约作家这一体制对自己创作的帮助与促进，认真地讨论了明年第三届签约作家的相关事宜，纷纷表示，一定要努力完成本届签约创作计划，争取获得文学院续聘。大家还对文学院下一步的工作和活动提出了许多有益的建议。



罗建明（左），苑坪玉（中），黄采军（右）在学习、讨论《李长春同志在参观吴冠中纪念展时发表的重要讲话》。



学习讨论和改稿会现场

贵州文学院参加何士光“梨花图书苑落成庆典”



遵义市文联党组书记杨进修（左1）贵州省人民政府对外文化科技交流中心秘书长崔健（左2），省作协副主席欧阳黔森（左3），著名作家何士光（左4），《贵州日报》记者部主任苏丹（左5），省文联党组成员、副主席井绪东（左6），贵州文学院常务副院长苑坪玉（左7），在凤冈县琊川镇。



何士光及夫人、女儿、女婿、孙子一家



何士光与作家王华



何士光与苑坪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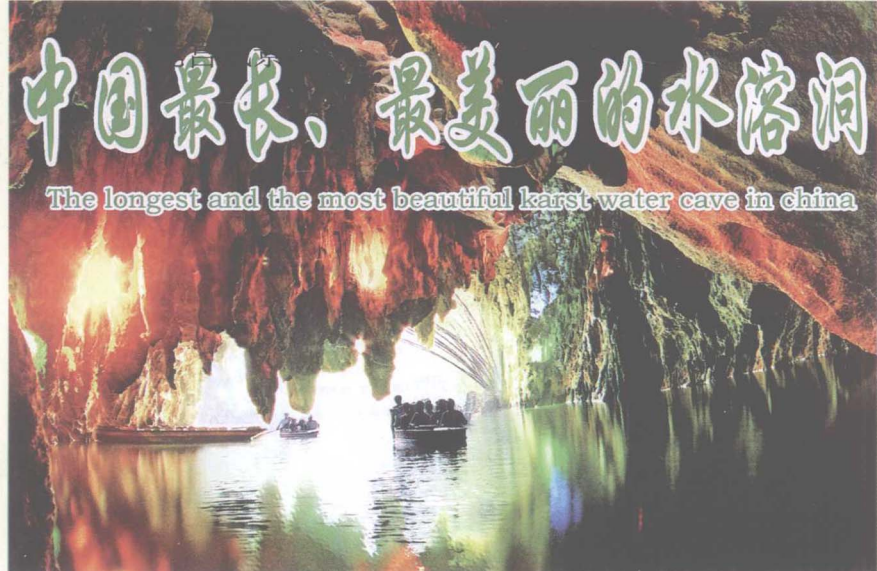
何士光在梨花图书苑落成庆典上致词



省文化厅副厅长邓健为梨花图书苑题词

中国最长、最美丽的水溶洞

The longest and the most beautiful karst water cave in china



龙宫位于贵州省安顺市南郊，与黄果树风景区毗邻，距省会贵阳市116公里。龙宫是贵州接待条件最成熟、景观最精华的黄金旅游点之一。龙宫总体面积达60平方公里，分为中心、漩塘、油菜湖、仙人箐等四大景区。有着全国最长、最美丽的水溶洞，还有着多类型的喀斯特景观，被游客赞誉为“大自然的大奇迹”。1988年，龙宫以贵州龙宫风景名胜区的名义，被国务院批准列入第二批国家级风景名胜区名单。2007年5月8日，安顺市龙宫景区经国家旅游局正式批准为国家AAAAA级旅游景区。

1

1、龙宫水溶洞

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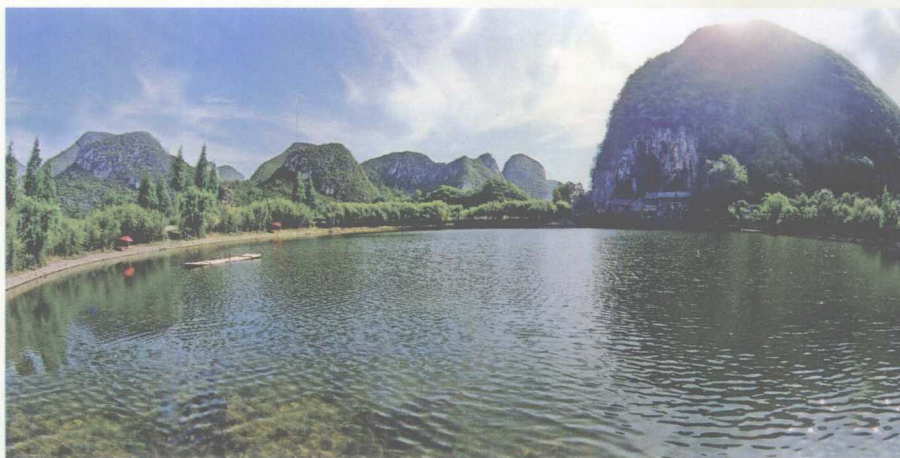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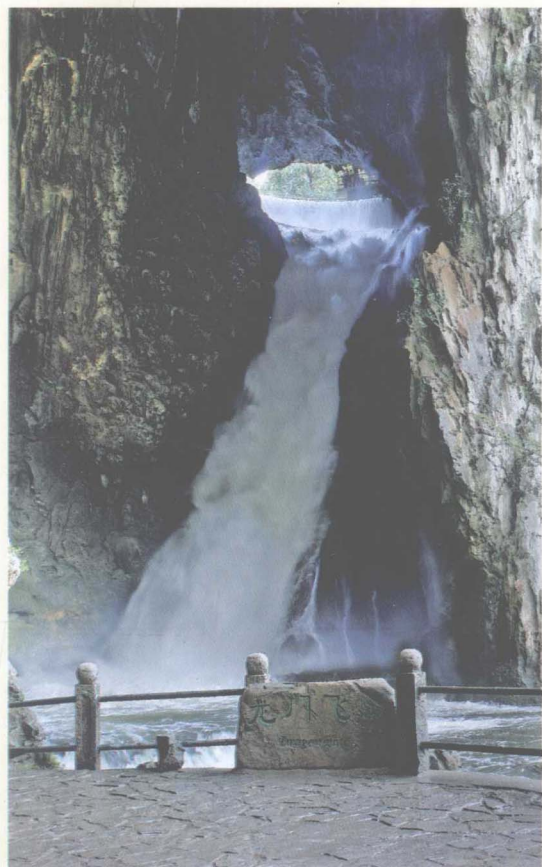
2、龙门飞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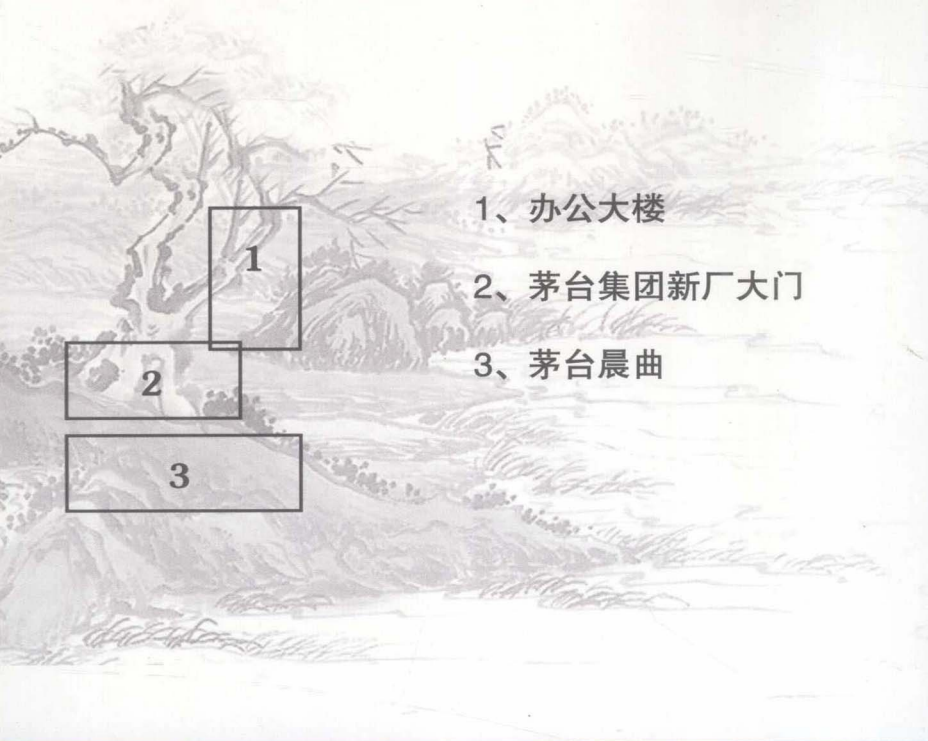
3

3、漩塘景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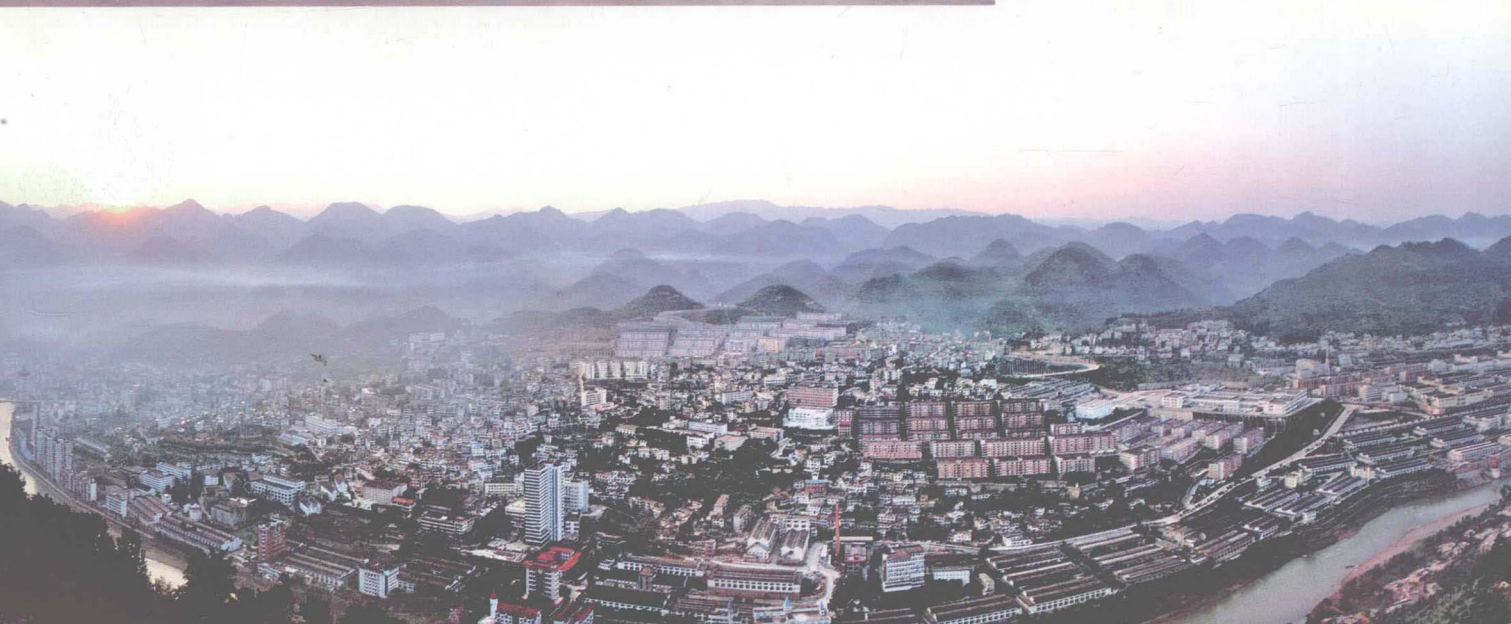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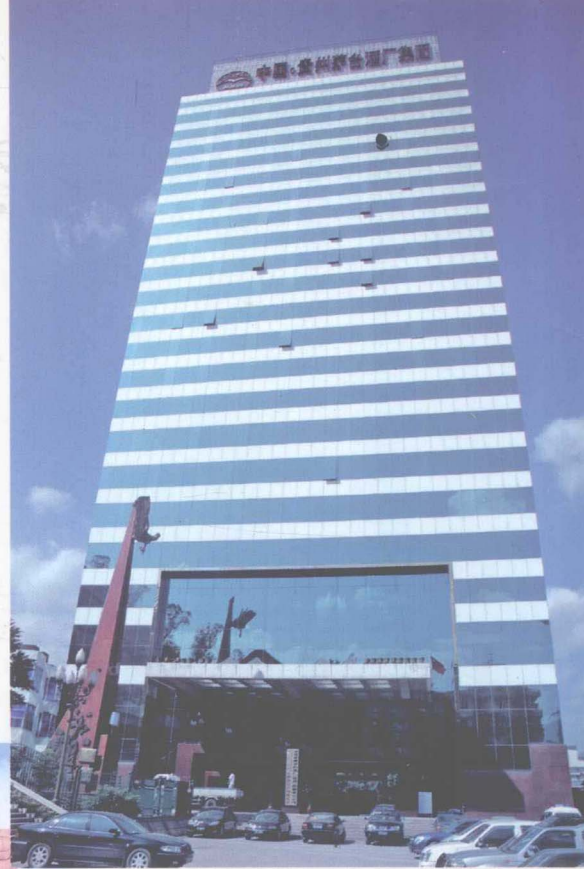
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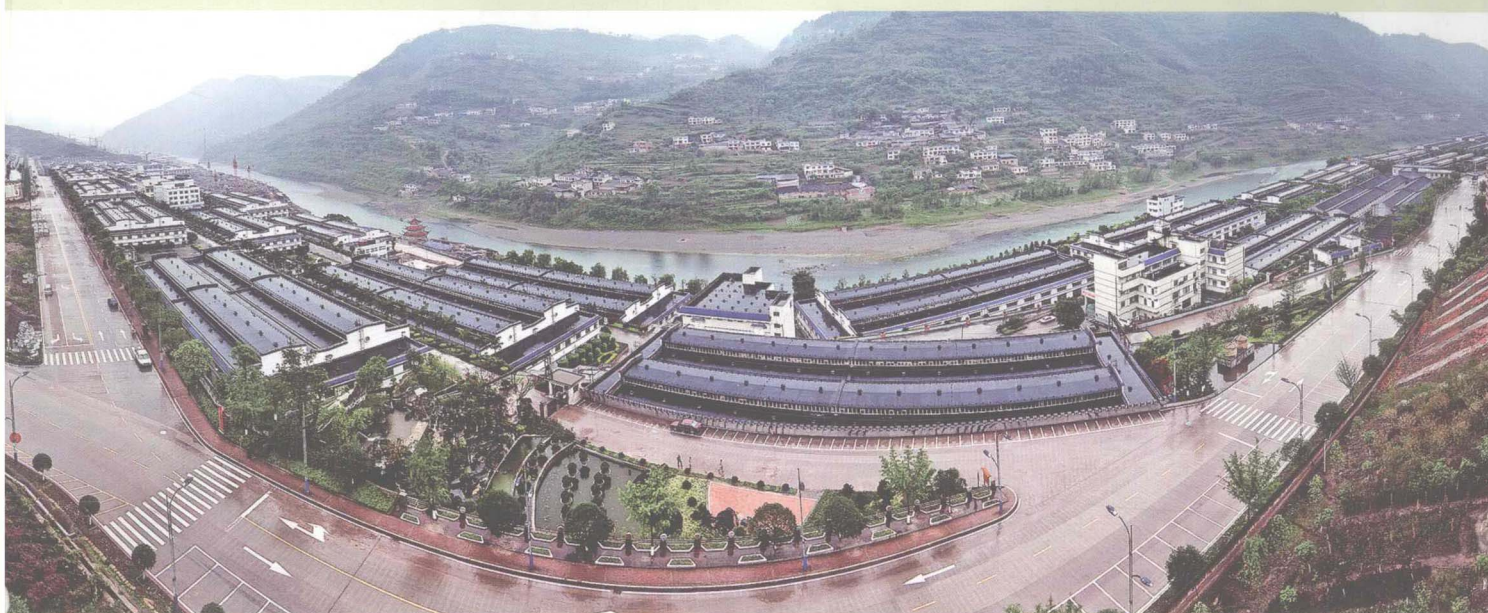
4、龙宫天池





- 1、办公大楼
- 2、茅台集团新厂大门
- 3、茅台晨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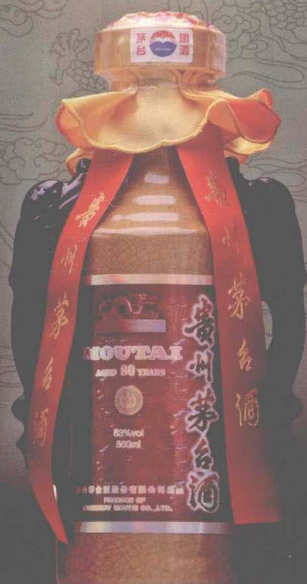




茅台酒厂区

- 陈年贵州茅台酒产于贵州省仁怀市茅台镇，原料为当地出产的优质糯高粱，是世界上最著名三大蒸馏名酒之一，是中国大曲酱香型白酒的鼻祖和典型代表，其酿造工艺列入中国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享有国酒之称，是绿色食品、有机食品、地理标志保护产品。
- 80年陈年贵州茅台酒其基本酒龄不低于10年，按照50年陈年贵州茅台酒标准勾兑而成。

国酒茅台
Moutai China
【酿造高品位的生活】



贵州茅台酒股份有限公司
KWEICHOW MOUTAI CO., LTD
<http://www.moutaichina.com>
服务热线：4008189999

80年茅台



国酒茅台
MouTai China
【酿造高品位的生活】



贵州茅台酒股份有限公司
KWEICHOW MOUTAI CO., LTD
<http://www.moutaichina.com>
服务热线：4008189999

50年茅台

卷首语

题材故事和语言形式，即写什么和怎么写，是文学作品两个关联紧密的问题。过去不少人都强调题材故事的重要性，说文学不在于怎么写，而在于写什么。比如莱辛就说：“作品里引人入胜的东西必须是题材本身的完美。”歌德更是说：“还有什么比题材更重要呢？离开题材还有什么艺术学呢？如果题材不适合，一切才能都会浪费掉。”他们都充分阐述了题材故事的重要性。后来，随着时代发展，又有人提出：文学不在于题材故事，只在于语言形式，即不在于写什么，而只在于怎么写。比如德国汉学家顾彬就认为：“小说最重要的是语言，而不是故事和题材。”他还举例说：“比方说有一个瑞士女作家，她用德文写作，她写她的妈妈，一个苹果，写200页，没有写别的。一个妈妈和一个苹果的关系写100页，语言美得不得了。”这就是完全强调小说的语言形式，强调怎么写了。没错，我们承认文学是语言的艺术，但我们也认为文学并不仅仅是语言。题材决定论固然不正确，题材无差别论的看法也有所片面。事实上，题材故事和语言形式对创作而言绝不能决然分开。文学既在于写什么，也在于怎么写。因此我们在遴选稿件时，总希望作品应该是题材和手法的完美结合。

本辑方明贵的中篇小说《相恋在别处》和肖江虹的短篇小说《当大事》都是题材和手法结合得较好的佳作。两者虽然选择的历史时代背景不同，但都是写农村小人物，写农民的题材。前者讲述了我，即王努力和高暮、高民从青梅竹马，两小无猜到各奔东西的情感历程，背后还暗中贯穿着高暮妈和郭唢呐郭玉福苦恋一生的故事。作品内容凄清苦涩，但却语调轻松，略带诙谐，这种内容和形式的强烈反差，形成一种“蝉噪林愈静，鸟鸣山更幽”艺术效果，让人更感到那种凄清苦涩中的艰难与沉重。后者则是写以铁匠为首的农村留守老人和小孩安葬一个去世老农的故事。“松柏爹”去世，村里的青壮年都外出打工去了。松柏爹的子女也因请不到假，回不来。家里有上好的棺木，有粮食肥猪，也不缺钱请人做道场。本可以轰轰烈烈办一场丧事，体体面面地将松柏爹葬在看好的风水宝地。但虽然有村民们非常的热心，却无奈老的老，小的小，棺木抬不动，肥猪杀不好，最后只好草草葬在自家的堂屋里。作品语言气势饱满，张扬流畅，很好地烘托出本来轻而易举之事却无能为力的悲哀。如果将这两篇作品对照起来看，我们还可以发现一种饶有意味的巧

合。前者写过去，从小孩出生开始。叙述小孩生下即被丢弃，虽侥幸死里逃生长大，但继续的苦日子却依然没有到头的希望；后者写当前，从老人去世开始。叙述老人死了本可厚葬，却遭遇有钱也请不到人帮忙困窘。二者一生一死，一长一葬，都显示了农村和农民们令人堪忧的生存状态。

邹德斌的中篇小说《撵地》则是一篇很有特色的作品。它通篇二万余字，就写了一个九岁的孩子伢娃和一只叫犟的牧羊犬，在洪水滔天的灾难中，历尽艰险磨难，不离不弃，生死相依，坚忍不拔地寻找生存家园的经历。作品的确有点像顾彬先生所说的，已经不再是讲述故事，而仅以动人的语言为基本结构，但其中却洋溢着情感、心灵的震撼和象征的魅力。读来真可说是惊心动魄，耐人寻味。

本辑值得一读的还有韦昌国的短篇小说《乡村往事》。它分别由两个小短篇构成。其中《盐贩子坟》本就是一个民间故事，奇就奇在身强力壮的盐贩子竟然情死在小寡妇床上。无夫受孕的小寡妇按村俗本该处死，却又被牙婆救下，生得贵子。短短的小故事，跌宕起伏，浪漫而又具传奇色彩，且充满人情味。《杨柳屯》则讲述了一则情愫悱恻的别样人生。被众多姑娘钦慕的俊俏歌王古瑞林，最后竟成了半痴的孤身一人。河畔的姑娘，柳枝上遗留的丝线，是仙是鬼，是现实还是传说，作品扑朔迷离，叙事别有味道。

与之相似的，是张彪的《长顺风物》三篇散文。其中：《白云山》叙颇有来历的和尚师傅，哲理自在道行中；《潮井》里的赌徒曹蛮戒赌，是否断指之痛亦不如神示之通；《杜鹃湖》则以钓者老老王和小老王之奇遇，倡明生态环保之理。三篇内容形式犹似唐宋传奇，简练生动，读来有趣有益。应该说，这些作品的题材内容和语言形式都达到了相当程度的有机结合，证明了写什么和怎么写都是文学创作中需要重视的方面。

本辑集中刊发了“正安小说小辑”和“黔南作家方阵”两个专栏，目的是有目标地培养和扶持各一下地区作者。其中作品质量虽然参差不齐，但这些作者都是当地有一定潜力的文学青年，希望大家都能来关注一下他们。从发展眼光来看，我们期待着他们尽快地脱颖而出。

编辑委员会

顾问：龙志毅 龙超云 袁仁国

编委会主任：井绪东 刘和鸣

副主任：汤保华 苑坪玉 唐流德

编委（以姓氏笔画为序）：

井绪东 韦文扬 李发模

刘和鸣 汤保华 苏丹

吴学良 苑坪玉 欧阳黔森

罗双全 罗吉万 罗迎贤

罗建明 孟学祥 赵剑平

赵朝龙 姚辉 唐亚平

唐流德 袁政谦 黄建勇

目 录

夜郎文学

2010年第7、8期合刊

(总第170期)

《贵州作家》第17辑

主 编：孟学祥

本期执行

主 编：苑坪玉

副 主 编：欧阳黔森 孔海蓉

王 华 徐必常

主管/主办：黔南州文联

编辑出版：《夜郎文学》编辑部

贵州文学院

地 址：贵州省都匀市工人路2号

贵阳市科学路66号

邮 编：558000 550002

电 话：(0854) 8222342

(0851) 5861422

邮 箱：ylwx2342@163.com

卷首语

中篇小说

相恋在别处

捧 地

改 非

方 向

方明贵/6

邹德斌/25

刘 毅/38

李启发/52

短篇小说

当大事

乡村往事（二题）

回 家

肖江虹/73

韦昌国/82

魏荣钊/89

散 文

长顺风物

夜郎湖

与松桃一衣带水

我爱莛萝

民族餐馆记

暗处的梨花

张 彪/95

柯真海/98

完班代摆/101

胡巧玲/106

李天斌/110

梅培源/112

诗 歌

村庄书（组诗）

彼 此（组诗）

等（外4首）

诗八首

哑 木/113

空 空/115

小 路/117

李 舟/118

评 论

希望与现实：在天上种玉米

——读王华中篇小说《在天上种玉米》 赵 洁/122

“人治”生态下的命运

——读孟学祥中篇小说《看我就是看你》 张 达/127

持志之疼

——杨村和他的塞罗拉 甘典江/130

全国统一刊号：CN52-1068/1

国际标准刊号：ISSN1003-6601

广告经营许可证：黔南工商广字038号

发行范围：国内外公开发行

国外总发行：中国国际图书贸易总公司

(北京399信箱)

印 刷：贵阳天济彩印厂

正安小说小辑

醒狮山（短篇小说） 骆礼俊/132

天 哭（短篇小说） 王兴宇/136

呼 唤（短篇小说） 骆礼俊/143

大磨（中篇小说） 冯其沛/153

金花客（中篇小说） 雷贤圣/170

小小说两题 陈南水/189

藤香子（短篇小说） 刘书青/192

让我摸你的耳朵 余小灵/205

黔南作家方阵

我也想做好孩子 潘国会/214

散文三题 卢有斌/224

母爱是一条河 王万铭/230

替钢轨、枕木和石碓说话(组诗) 胡凤林/232

诗三首 朱朝访/237

故乡·他乡（组诗） 任菊生/238

光的笔记（外二首） 陆绍芝/240

相恋在别处

方明贵

读小学二年，班上有个女生叫高暮，我对她产生了暗恋。说暗恋尚欠准确。她长得好，我暗中喜欢她，才对。那时还不兴爱情，可见我有多么早熟啊。我俩一个村，放学站排，我排在她后面，往家走。所以排在她后面，有原因，我裤子后面磨漏个小窟窿眼儿，经常用书包遮挡，怕人看见，怎敢排在她前面？同学李勤俭，他小子眼睛毒，那天他突然掀开我书包，喊，快看呐，王努力没穿裤衩啊！我恨不能有个地缝钻进去，才好。此后，我排在最后，距离高暮远了。好在最后那半里路，留给我俩走，我心还算满足的。当然，她前我后，这已成老例。按说小窟窿眼儿让我妈缝上就行了，白费，我妈又要生孩子了，她只顾肚子里的事，肚子以外的事，她哪能顾过来？我为了重返我的位子，排在高暮后面，晚上，我偷偷摸回学校，摸进高年级教室里，偷来钢笔水，把我屁股染蓝，白天放学，就敢排在高暮身后了。那时穷，尤其穷在嘴上。我爸为省粮食，把我中午饭省掉。而我又挺能装的，装作饭盒里有饭，离开教室躲起来吃。为了装得像，我把我哥一本没有皮的小说塞进饭盒里，饭盒沉甸甸，还真像有饭。中午我空着肚子看小说，尽管有好多字不认识我，可我看着看着，我认识了它们，把它们当饭吃在眼里，肚子就跟着不饿了。

秋风下来的时候，学校上山打冬柴。中午带饭，可愁苦了我。无奈我把早饭省下，省给中午。更愁苦的要算馏饭。我带的饭拿不出手，怎能跟大家一起馏？无奈的，我磨磨蹭蹭躲开大家，把饭盒

藏在草丛里，才放开手脚去打柴。接近中午，我比别人先饿，等我取出饭盒刚打开，意外发现饭盒里面多了半块玉米面饼子！来不及多想，只觉我捡了便宜，趁饿把便宜吞下肚。听见两人争吵声。我寻声走去，望见高暮和卢双丽正在为半块饼子争吵。卢双丽也是爱管闲事，她坚持说，早上亲眼看见高暮饭盒里装着两个半块饼子，现在少了半块。而高暮坚持说，没少，就带了这些。我看高暮脸始终红着，便知道是怎么回事了。但争吵声把大家吸引过来，李勤俭立刻发挥他的带头作用，高喊，这还了得！这还了得！咱们班里出小偷啦！查，查出谁是小偷！大家跟着起哄，老师只能顺民意，组织大家查。老师掏出本子，撕开，分给大家，看大家没带铅笔，他把身上仅有的一根铅笔舍出来，用石头砸开膛，露出笔芯，然后拿牙咬成一小段儿一小段儿，分给大家，让大家通过民选，选出谁是小偷。等选举结果出来，出乎我的预料，李勤俭居然全票当选！他成了小偷。我悬着的心终于落地。虽然知道他冤枉，可这怨谁呢？谁叫你平时得罪人呢？

当天晚上，李勤俭觉得没法洗掉冤屈，他用铁丝把一块大石头绑在自己身上，投河死了。为什么要绑石头？因为他会水。

接连好多天，我和高暮都紧着脸，不说话。尤其我俩走的那半里路，感觉比平时长了好几倍。

我盼着学校快点放假。上次放假，我和两名男生去高暮家里玩，高暮乘着她妈出屋，从棚顶上取来一个布包，向我们炫耀她妈珍藏的宝贝。我们

怀着好奇等她开包。开包后，我们有点失望：那就是根管子。像笛子又不像笛子。说它像笛子，因为管子身上有几粒窟窿眼儿，说它不像笛子，因为它两头通着，吹不响。而且它一头略粗一头略细。我们问高暮叫什么？她说可能就叫管子吧！不过我心比别人细，我看那只管子上，好像画着什么。有点像蝴蝶？

那天放学，途中下雨。雨小，大家就没怎么着急，都在正常走。我却着急起来。因我屁股染蓝后，没背书包。雨再小，它下长了，也有去伪存真的本领。我担心后面学生看见那蓝，我磨磨蹭蹭的，排到最后走。然而学生陆续离开，终于只剩我俩。她前，我后，已成老例，可是没走多远，忽然她站下。她手伸进书包，慢慢掏出塑料布来。她说，咱俩披吧。那个年代没有卖塑料布的，谁家能有塑料布，很是让人眼馋的。她爸在队里当保管员，化肥口袋里面隔层是塑料，估计她妈给贪污下来一块。说贪污比较准确，他爸是出了名的讲原则，公家财产不会到私人名下的。她两手捏住塑料布的边儿，顺势抖出哗的一响，再扯飘过头顶，她人就在里面了。那东西透明，遮掩是遮掩不住的，我很清楚看见，她另一胳膊举着塑料布，举出空来，等待着。就算不为那张塑料布，只为我俩合披一张雨具，也该暗喜，我却想去又不能去的，站着。她说，你来呀？那一刻里我心里煎熬得要命，也不知我摇头还是没摇头，只见她茫然望住我，突然说，你还想着李勤俭那事？那事也不怪我呀？然后用力跺一下脚，扭头走。她走得凶，我看塑料布几乎飘起来，在风中哗哗响。

我冒雨走回家，刚进家门，就看见我爸拿镰头刨地，在堂屋地上刨出个坑来，把肠子一样的东西埋进去，然后用脚踏。踏实后，让我也在上面走走，帮助踏实。我妈生孩子了。黄昏很快降临，我爸把孩子包好，装进筐里，让我去扔掉孩子。以前扔掉两回，也都由我扔。我理解家里穷，再添一个嘴，跟我们争食，大家怎么活？我想不通，他们为什么亲自把孩子弄出来，不亲自把孩子扔掉呢？父命难违，我只得照办了。出得门来，雨好像大了些。怕我挨雨浇，我爸给我亲手戴上草帽。这是难得一见的父爱。草帽是全家最大的雨具，平时有

雨，它不会大权旁落，必然戴在我爸头顶。

但我已经让雨浇了，再戴草帽，有点脱裤子放屁白费二遍事的味道。索性拿下草帽，别让它浪费了，盖在筐上，给孩子遮雨。通常扔孩子都是往山上扔。扔头一个孩子，我妈有点舍不得，我已经走出屋，她喊我回来，我回来了，她脱掉自己身上衣服，赶紧拿剪刀裁，裁完了，又赶紧拿针线缝，很快就做成一套小衣裤。我妈亲手给孩子穿上，才让我走。可是没过两天，我妈心里闹得慌，她对我爸说，我挺想孩子的，你去山上一趟，替我看看孩子吧。我爸说，破丫头片子，有什么看的？那时丫头不值钱，谁家生丫头，很是让人瞧不起，所以丫头后面要加上片子两字。我爸虽然嘴上那么说，他还是去了。等他回来后，却说，孩子那套服装让谁给偷走了，弄得你缺衣服穿，多可惜呀。我爸我妈就都在那里叹气。接着再扔孩子，他们再也不提不念，更别说看了。这回我扔孩子，本来也是往山上爬的，可我途径高暮家后山时，望着她家灯火，有了想法：想她家比我家要宽余些。特别是她爸，属于从部队上回来，传说她爸在朝鲜战场上立过功，我挺羡慕。还有更多值得羡慕的，比如，前几年流行饭前唱歌，按规律，早饭前都唱东方红，她爸唱的跟我们唱的，区别很大。我曾经亲耳听过，有个唱句是，中国出了个毛泽东，他竟敢唱成中国出了一个毛泽东。等等。好多字句都有变动。甚至连调调也不一样。我忽然改变方向，把孩子扔在她家房后。

回到家里，我把草帽和空筐放地上，我爸就知道我完成任务了。他们只顾忙于他们的事，不再管我。其实我很慌乱。灭灯睡觉时，我还在想这个事。我有点后悔，后悔我当时躲在不远处，偷看有没有谁抱走孩子，就好了。放在没人地场，一旦被谁家狗叼走，孩子可就遭死罪了。趁家里人都睡实了，我悄悄下地，摸黑往高暮家走。扔下孩子的地场，我约略知道的，可是眼睛都要贴地皮上了，也没搭着孩子影儿。会不会让高暮家人拣走呢？当然，最好是她家拣走。

第二天，我格外注意高暮脸，尤其注意她跟同学说话时的内容，哪怕一些无关痛痒的微词，然后，我把那些内容翻来覆去琢磨。看看其中是否存

在对我有用的东西。白费，我的所观所听证明不了什么。也想到跑她家去看看，又觉得做贼心虚似的，不敢去她家。好在我们那儿地方小，谁家有点儿破事都藏不住，几天后，我终于从我爸我妈嘴里听到消息：老高家拣了个破丫头片子！可见，重男轻女早就有啊。那年头扔孩子的多，但拣孩子的却几乎没听说。又赶上跟我妈前前后后扔孩子的，还有两家，我爸我妈又特别相信我，也就以为老高家拣了别人的孩子。没过几天，我们都忘掉这事。

很快放假，我又投入到玩耍当中。跟我挺要好的两名男生，约我去玩，他们提出来，要去看看尼姑庵。尼姑庵我从来没去过。听大人讲过，那里住着几个尼姑，都很漂亮。前几年镇上来一群中学生，把尼姑庵砸毁，并且逼迫她们返俗。所谓返俗，就是让她们马上去做男女事。她们被逼无奈，集体抱成一团儿，投井自尽。平时玩了，都要找高暮的，这回也不能例外。

我们去了高暮家，白费，她又要刷洗锅碗瓢盆，又要淘米做饭，看我们来找她玩，她急得脸通红。我问，你妈呢？她拿下巴往屋里瞅瞅，我才看出来，她妈正给孩子一勺一勺喂面糊涂。说不清为什么，看到这情景，我心里有点复杂。高暮实在忙，大家也就罢了，我们离开，去看尼姑庵。

除了废墟，没别的。不过那口井还在。我们趴着往下看，除了幽静的水，什么也看不见。正看着，忽然有粒硬东西打在我脑后，发出十分清晰的声音。另外两名男生听到了，我们不约而同抬头四处看，看是谁偷打我们。一片寂静里，只有井旁一棵树，无风而自摇。传来叶响，我们再抬头往里看，树上结了许多果子，距离秋天还很远，果子也都正青正青。却闹不明白，刚才怎么有一粒果子早落呢？离开尼姑庵，两名男生说，这儿的砖头比咱们家的砖头又宽又长，带回去两块吧。我说，咱们家也不盖房子，带回去有用吗？他们说，你没看见高暮家的灶坑门脸吗？上面那块石头短，眼看快掉了？闻听此话，我暗暗吃惊，原来他们心比我心更细啊！当然就不甘下风，我带了两块砖头返回。由于我带的多，他们只带一块，加之他们报功心急，很快他们走我前头，剩下我自己在路上。也多亏他们把我甩开，等我快到高暮家时，老远听到骂声。

我隔着树叶空隙望，望见两名男生让高暮爸给骂得灰溜溜。我吓得磨回头，往家走。天很快黑下来。

晚饭刚刚吃完，就听外面有人喊我。出得门来，看清院里站着高暮，可是她身后，还立着人影。借着我家屋里投出的光，看清那个人影是她妈。她妈怀里抱着什么，估计是孩子了。忽然的，我变得比往常任何时候都热情，赶紧让她们进屋。却听她妈说，王努力你快把那两块砖头给高暮捎回去吧，我们家那个鬼在家炸尸呐！高暮爸本来是有名字的，叫高得矮。就是说，他这人比平常人矮半头。

听到外边有动静，我们家人也都出来了。听说是为两块破砖头事，我爸赶紧催我，还愣着干吗？快把砖头给人家！我立刻去黑暗里摸索出那两块砖头，递高暮手里。我妈虚让了句，他大妹子不进屋坐坐啦？照实说，我妈这句话任谁听了都不是真让。然而也是照实说，人家高暮她妈也没想到要夜晚来我们家串门。她见女儿已经拿到砖头，忙说，不啦，高暮她自己不敢走黑道，我是来给高暮做伴儿的，家里还有一堆活计等我干呐！她们刚刚走进黑暗里面，猛然飘来孩子啼哭，虽然只啼哭一声，在这夜晚里，听了，也格外响。我们家人都开始回屋。我爸临关门前，冲我问，你不回屋，还愣着干什么？那晚也够奇怪的，我明明白白听见孩子啼哭声了，可是我们家里人怎么没有听到呢？

回到屋里，我爸和我哥他们正在讲高得矮坏话：总结起来，他是个怪人。比如说，一次他挑着土篮子过河，不小心给水下木桩撞伤他腿，他顾不得两只土篮子被水冲走，径直回到家里，取出一柄铁锤，扛在肩上，径直再回到河里，抡起铁锤，照准水下木桩，狠狠砸了起来。河岸上的人并不能看清他砸什么，只能看清他每次抡锤时，都抡成一个极大的圆形弧线，接着锤子落在水上，溅起爆炸般的水花！起初人们以为他玩水，后来人们以为他疯了，直到后来有人去看，才知底细，原来高得矮跟一个比他更矮的木桩过不去，正在那儿较劲！跟木桩较劲还能够让人接受。他把暗藏水下的障碍物排除了，终归算正常人举动。但是令人不解的，有一次，他走山路，脚被石头磕碰着，磕碰得有点严重，他疼得鼻子紧急冒汗。然后他弯下腰，拣起那

块石头。别人以为他会把石头扔山下，白费，他却怀抱那块石头，回了家。等到饭后了，他坐在板凳上，手握那块石头，开使往另一块比较大的石头上磨擦。他不停歇地磨擦，等磨擦到天亮，生生把那块石头变成一堆粉末！讲他这些事，多数是我爸讲，我哥有时还能插上嘴。等讲他找媳妇的事，我们明显不属于他们那个年令段，也明显存在代次距离，就只好节约嘴巴，听我爸自己讲。我也看出来，那晚我爸对高得矮连夜派女儿拿走砖头是心存芥蒂的，所以他才当着我们的面，去揭高得矮的短儿。那么，我们就显得有耳福，几乎听个饱。高得矮从部队回来，本该回他陕西老家，却就近回了我们村。理由也简单，据说他怀念朝鲜战场，我们这儿相对来说离朝鲜近些，他就留下来。然而他的年纪偏大，却没有合适的女人给他当老婆。后来干部出面给他介绍，白费，没有哪个女人愿意嫁给一个穷光蛋。而且他长得一没有海拔高度，二没有相貌，此后没人再提媒。两年后，高得矮趁着农闲回陕西老家看看。那边没什么亲人了，也不知他看什么。走时他头上戴着大盖帽子，上身穿着带有肩牌子的军服，给人的印象，他好像是个功臣。功臣在老家终于被人高看，闻听他尚未结婚，有人搭茬儿，为他提媒。那时父母说得比较算，又赶上那个女儿岁数小，老人直接拿主意，问他，你那边生活怎么样？他答，楼上楼下，电灯电话！老人觉得这桩婚姻稳拿把掐，就答应他领女儿上路。不过母亲多个心眼儿，她给女儿留足回家路费，并让女儿把路费藏严实，告诉女儿，如果他那边情况不属实，你要偷着返回。那女儿便是高暮妈。高暮妈到来后，才觉得高得矮简直是个骗子，就下决心偷跑。偷跑也是伺机而动：她孤零零的举目无亲，怎敢轻举妄动？却在高暮妈困倦入睡后，高得矮偷出她的路费，藏起来。没有路费，就断了高暮妈的退路，从此高暮妈和家人失掉联系。她后来只能给高得矮当老婆了。村里人也挺佩服他，他那么大岁数了，竟然找个小老婆，真是老牛吃嫩草啊！

那晚我爸还讲了高得矮和高暮妈一些别的，却独独没讲那个管子。看来，那个管子实属秘密。我想，高暮能把秘密偷给我们看，多么难得啊？

我打算得空再去见见那个管子。

第二天，听说高得矮夜里把几块破砖头送回尼姑庵。我们走过那路，要花老半天才走到，他居然连夜返回，没有耽搁白天干活。听到这些，人们还是理解他的，他在人们眼里，拿公家东西至高无上。然而已成废墟的尼姑庵，陆陆续续的，有人拿走砖头瓦块，那儿后来变成平地，他怎么不闻不问呢？也就是说，他可以把精神头儿用在不起眼的零零星星上了，为什么不把精神头儿用在看管好整个废墟呢？

更有喜爱探索的，闲心难忍，竟然跑去尼姑庵，用一根特长的竿子，往那口井底打捞，看看能否把尼姑们打捞上来。结果他们惊异非常，竿子在井底什么也没有打捞到！

这件事很快在村子里传遍，大小人花的，几乎能走动的人，都走出家门，人们心怀疑窦集体出发，向尼姑庵奔去。甚至有人凭着自己打捞水管经验，从家里扛一面镜子，向那里走。镜子没有白扛，利用折射原理，把太阳光折射进井底，井底哪怕有个筷子，也会看得清楚。那天我也去了。井边我挤不进去，我爬树上面，往下看。那是我第一次发现镜子还有这般妙用。我当时佩服使用镜子的人，都赶上佩服谁在战场上当英雄了。

人们心生疑窦，为什么不见了尼姑们的尸体？后来时间长，没谁浪费脑细胞，琢磨这事了。

一次，高暮拿下来管子给我看，我正想深入研究下去，听见动静，高暮赶紧把它藏回原处。她妈回来看见我，脸面就有了笑纹。原因简单，有时孩子闹，碰巧我去了，孩子立刻不哭不闹。虽然高暮妈脸面有笑纹了，可她脸上还有伤痕。不用说，那伤痕是高得矮留给她的。我想，高得矮可能觉得和平年代没法发挥他战斗本领，才把她脸当战场了吧？然而高暮妈也不是白给的，每次她挨了打之后，她头也不梳脸也不洗，抱着孩子出门，挨门逐户的去唠嗑。有时干脆站在当街上，跟人唠嗑。当然唠的都是废嗑。谁的心里都明镜，她目的就想丢一丢高得矮的面子。

后来高得矮几乎不打她了，改成动手撕断她的烟袋杆儿。高暮妈自从嫁到这里，入乡随俗，她学会在嘴巴上叼着一杆大烟袋。渐渐的，她抽烟成瘾。突然断烟，那是很遭罪的。我曾亲眼看见高暮

妈没法抽烟时的情形，她用手指头伸进嗓眼里抠，直到抠得哇哇乱吐，继续抠。她这种样子把高暮吓得直哭。她索性就不抠，跑进小屋里，改成两只手在墙壁上乱抓乱挠。我当时没有看到她乱抓乱挠。只听到隔壁墙体传来划声，好像老师用粉笔正在黑板上写字，没完没了。隔天我跑进那小屋看，墙皮上，布满了血道道。我把这事跟别人讲了，别人不以为然，说，你还没有看到更绝的呢！都说，高得矮治国肯定无能，但他治人肯定有方。当初高暮妈定下心来跟高得矮过日子后，她经常做不好饭。动不动的，会把饼子做糊了。有一次做得太糊，没法吃，高得矮为治她，干脆让她手举两块糊饼子，绕村街走，并让她边走边说，我把饼子做糊啦。我把饼子做糊啦。还别说，此招挺管用，到底把她治服了，从那以后，她再没做糊饼子。不过我听后，心里却替高暮妈抱不平的。然而村里好多男人还是怀念高得矮那个治法的。他们在私下里说，她举着饼子走路，多好看啊！瞧人家那身段，那腰，那腿，那屁股，还有那两个……唉，快别说了。再说下去，咱眼珠子都要馋的快掉出来了！可我限于经验，还难以懂得他们描绘的内容究竟有什么好。我只觉得脸好，就是一个人的好了。高暮太像她妈了，尤其是两人的脸，简直就像高级盗版，如出一辙！

高暮非常懂事，心也细，她发现有一种叫马尿骚的矮科植物，可以当烟袋杆用，便让我陪着她去弄。所谓陪着，主要让我替她背孩子。整个假期，孩子几乎长在高暮后背上。这是我俩头一回的，单独行动。尽管我俩背着孩子，但孩子在我眼里毕竟是孩子。马尿骚多数生长在河套边上。它的叶子，繁密而多齿。其状若伞，但小，小如巴掌。每一株树上，都密密麻麻生长着小伞，风吹树摇，一片伞动。关于背孩子，高暮背得次数多，我背得次数少。却在这少里，我觉出背孩子挺累人啊。渐渐望见大面积马尿骚。马尿骚约有人高，它们好像非常团结，没有哪个愿意长得比别人高，也没有哪个愿意落后，长得比别人矮。远望了，感觉它们密密麻麻，人很难进去。等我们进去后，虽然无数叶片划过我们脸，但那种详详细细的感觉是一种融入，难分彼此了。由于枝叶繁多，我们经常遭受到

的，就不是一叶障目，而是无数叶片遮挡视线，看不清脚下路。其实脚下也没有什么路，全凭自己的判断，往前走。走在有土的马尿骚里，还行。可走在有水的马尿骚里，就白费，深一脚浅一脚的，人的身子常常会向两边歪。然而尽可放心走好了。就算大歪了，也歪不到哪里去。顶多歪到马尿骚上。那么，两边密集的枝叶就会扶助你，让你重整旗鼓，继续前行。不过有一段路很费劲，好像水中石头多，孩子恰好轮到我背，我歪歪斜斜的，险些歪到水里。高暮赶紧回头，拉住我手。接下来的路，我全靠她半拉半扶，往前走。等我俩开始去掰马尿骚时，必得蹲下身子，先查看哪个马尿骚适合于制成烟袋杆了，才能下手掰。蹲下才发现，几乎所有叶片都生长在马尿骚上半部！而马尿骚的下半部，全是光溜溜的杆！这时再抬头往上看，根本看不见天。一下的，我觉得集体的马尿骚们，简直就是一把伞。是巨伞。巨伞虽然遮挡了天，可我蹲下看，看无边无际的马尿骚——马尿骚下面，居然是无边无际的明晃晃！我被眼前景象弄呆了，并渐渐沉浸其中，只管哄着孩子玩，几乎忘掉此行目的。等我听见高暮喊我，才望见她怀抱一大堆马尿骚杆子，而我连半根马尿骚杆子也没掰。我俩往外边走。怀抱东西没法前行，她就把马尿骚杆子扛在肩上。但是也有麻烦，隔一会了，就有密密麻麻的枝叶去纠缠她那捆马尿骚，隔一会了，又有密密麻麻的枝叶去纠缠她那捆马尿骚，影响走路。我想出办法，索性让孩子骑我脖子。如此一来，孩子高出那片密密麻麻。而我走在前头，为高暮开路，如果这个时候有人从远处望了，谁都不会看到下面的我们，只会看到上面的孩子，孩子居然像一柄犁杖，把无边无际的绿，犁开一道痕。

念到小学四年，我们都要离开本村，去镇上念。村小没有五年六年。那时村小叫分校，现在叫下伸点。我一直盼望到镇上念总校。念总校必得住校，那样我就能白天晚上和高暮相处了。却因为家里供不起，我辍学回了生产队，在生产队当一名半拉劳力。

高暮临上学的前一天晚饭后，来我家玩。当然是抱着孩子的。我虽然端坐炕上，不动窝儿。孩子却跟我捻熟，搭着我影了，主动伸手让我抱。我